



法论，就不会轻易失败。不读书就创业，失败的风险很大。”

本来呢，一些“实用”的书，还没到需要上下求索的级别，听一听也算是涨知识。不过再想想许多“实用书”的本质：若非关于效率，可能就是关于正能量。缓解焦虑的东西，现在被压缩到十分之一浓度之后再拿出来，还指望它们能改变人生，不是更大的自欺欺人吗。

贩卖焦虑，满足虚荣。这不只是樊登读书在做的事，也是无数听书APP和知识付费的本质——得到，喜马拉雅，新世相，知乎，都在做听书，都在拆书玩儿。拆去皮骨的书，就像知识超市里的冷冻肉，从一件曾经具备营养价值的精神食粮，变成营养价值打了折扣的垃圾食品。

上图：辽宁省鞍山市，单田芳回到家乡为评书专场登台献艺。

其实平台主们心里最清楚，听书是读书的远亲，反而是培训卖课的近亲。看看樊登读书的各层线下代理模式就知道：种子用户、病毒营销、地方代理；人带人，会员传会员，跟培训机构直销卖课是一样的。

听书看戏，不是读书

从前的书评节目，通常是请出一个KOL（关键意见领袖）来，端起一本书，先简单介绍书籍内容，再予以点评，代表作莫过于梁文道的《开卷8分钟》。但现在这样的书评好像也落伍了，新流行起来的不是书评，而是评书——莫名与明清茶馆店接上了轨。那会儿，街头，

书场，茶馆，到处都是说书人的阵地，也不丢人——四大名著里的《三国演义》就是从他们嘴里慢慢演变出来的，口口相传的“三言两拍”也能汇集成文人作家的案头经典。

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的《近代江南说书人的乡村地位》一文中提到：

“在传统社会中，说书人历来是‘人家看不起的’，据说‘连家谱都不能上’。近代以降，一部分以引领时代风尚自任的知识精英，更将说书人斥为‘只知糊口，不知注重风化，自轻人格，甘入于江湖一流’的人物。在精英眼中，说书人‘思想之卑陋，文词之恶劣，令人脑晕心呕，只合酒肆茶寮，裸裎高踞，酒一杯，茶半壶，信口开河’，所谓‘吃空心饭的江湖朋友’。”